

本周人物点击

吴建明：智勇双全的刑侦大队长

■通讯员 张范 钟妹

人物名片


姓名:吴建明
性别:男
年龄:41 岁
职务:嘉善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

翻开吴建明的工作笔记本,上面密密麻麻填满了各种数据、号码、姓名……连空隙处也写满了批注。这些笔记本,叠起来有 2 米多高,它们默默地陪伴主人走过了 20 年刑警岁月。自 1992 年从警校毕业以来,吴建明一直奋战在刑事侦查第一线。多年来,他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,破案无数,是我省的刑事侦查行家。

攻坚克难的行家里手

熟悉吴建明的人都说,他天生是干刑警的料。善于思考,敢于碰硬,遇到棘手的案子肯钻研、动真格,吴建明攻克了许多疑难案件。曾有一个在嘉善、江苏等地为非作歹的涉枪涉恶团伙潜伏在魏塘镇。这个团伙成员众多,关系错综复杂,且反侦查意识较强。警方几次抓捕都没有成功。在案件侦查陷入僵局之时,身为刑侦大队长的吴建明挺身而出,他亲自率领专案组民警昼伏夜出,经过 1 个多月的缜密侦查,终于摸清了团伙人员的基本情况,并掌握了他们的落脚点。在收网时机成熟后,吴建明又亲自指挥实施“零点”抓捕行动,共抓获 21 名团伙成员,并缴获仿制长短枪 6 支、各类非制式弹药 130 余发、管制刀具 10 把、黑火药 10 公斤、汽车 2 辆,同时摧毁制枪窝点 1 个。吴建明对待工作仿佛有使不完的劲。无论遇到的案子有多复杂、嫌疑人有多狡诈,他总能成为最后的赢家。去年底,嘉善县魏塘街道魏中村一出租房内发生一起命案,被害人是一名“发廊女”。由于案发时临近年关、案发地周围外来人员流动频繁,且被害人社会交往复杂,此案的侦查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。

影像



“天安门大妈”

■《新京报》申志民 摄

冬日,北京长安街上,阳光普照。天安门城楼人头攒动。在广场的人群中,有个个头不到 1 米 6 的老太太,体态略胖,不时蹲下身,捡拾游客丢在广场上的烟头。老太太叫刘玉珍,75 岁。17 年来,她坚持义务在天安门广场捡烟头、果皮等,并清理地面的口香糖和痰渍,熟悉她的人都亲切地称她“天安门大妈”。老太太说,天安门是咱们国家的天安门,也是咱们每个人的天安门,一定要让它干干净净的,“脏了,我心里就难受”。

表情

古镇老伯独爱收藏《宪法》

■《天天商报》章建坤

家住绍兴县安昌镇的马老伯,最喜欢在家翻看《宪法》。他收藏了新中国成立后的 4 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的版本,最早的一部已经收藏了 57 年。虽然版本不同,但这几部的封面上都印着国徽和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”这几个字。“这些《宪法》我收藏了好多年了。”马老伯说,最老的一部是 1954 年的。从封底看,这部《宪法》出版日期为 1954 年 9 月,字数 5 万字,由华东人民出版社重印,而定价竟然是 1600 元。“当年 1 万元’相当于现在的 1 元,这样算下来,1600 元大概是 1 角 6 分钱。”马老伯说,


这部《宪法》是当年他在沙北乡(现属杭州萧山)工作时单位里发的,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《宪法》。自从有了这部《宪法》之后,马老伯就开始有意识地收藏《宪法》。其他 3 部《宪法》及有关修正案,分别是第二部《宪法》:七五宪法;第三部《宪法》:七八宪法;第四部《宪法》:八二宪法,即我国当前现行《宪法》。后 3 部《宪法》当时的定价分别是:0.08 元、0.11 元和 0.16 元。“当时一家人的日生活费只要 1 元多就够了,买一部《宪法》相当于一斤米的价格。”马老伯的妻子说,当年丈夫宁可少买一斤米也要把《宪法》买回来。“之所以要收藏和学习《宪法》,是因为《宪法》是我国的根本大法,规定了国家生活

中最根本的问题,读后确实受益匪浅。”马老伯说。虽然马老伯的退休月工资只有几百元,但购买各种法律书籍和订阅报刊是他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,他说,读法律书和看报纸让他感到充实而快乐。除了《宪法》,马老伯家里还有很多法律文本,如《劳动法》《刑法》《行政法》《工会法》等等,他也坚持每天阅读。他说,要是哪天不读,就觉得生活中少了些什么。或许是学习法律、研究法律有了点名气,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,还是一家布厂工作的马老伯就被借调到当地的派出所,一借就是 8 年。这 8 年里,他帮忙处理了很多案子,自学的法律知识也得到了应用。大伙儿在生活中碰到一些法律上的困惑,总会找马老伯帮忙,



而他也乐意提供帮助。马老伯今年已经 79 岁,视力并不好,但这并不阻碍他学习法律、看书读报。他说,他会一直坚持下去,学习更多的法律知识为人民服务。

留声机



谁在说? 说了什么?

现在一个小官员就可以到企业寻租,为什么中国出不来乔布斯,因为大量的企业家大量的时间在搞关系,巴结这个巴结那个,否则全是麻烦。哪有时间追求企业家精神?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批评政府经费太高、官员到企业寻租的弊病。

他今年 59 岁了,明年就要退了,或许是因为近期心情不太好,喝得有点高。河南郑州监狱一名姓闫的警官酒后在快速公交车上对女车长撒野,其领导解释因“心情不好”。

作为厅级干部(不论正副,下同),在国家机关可能没有专车,但是在省直机关就有专车;作为处级干部,在省直机关没有专车,但是在地级市直机关有专车;作为科级干部,在地级市直机关没有专车,但是在县级政府机关有专车;作为股级干部,在县级政府机关没有专车,但是在乡镇有专车。这就是公车相对论。全国人大代表、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说。

我小时候,觉得大卫·科波菲尔特牛,呼啦啦一下,一个大飞机变得看不见了。呼啦啦一下,一幢房子变得看不见了。现在我觉得北京的空气才叫牛呢,呼啦啦一下,几百米外高楼大厦都变看不见了。一看不见就好几天。央视主持人张泉灵说。

这不是你们决定的么?在 12 月 4 日晚上举行的 2011 年度法治人物颁奖盛典上出现尴尬一幕,主持人撒贝宁问获奖农民工:“你们一共 19 人,为何是你们两人来领奖?”农民工兄弟如实回答。

热爱